



厦.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文.库

新世纪  
学术新视野大系

# Toward a New Utopia:

A Study of the Novels by Saul Bellow,  
Bernard Malamud and Cynthia Ozick

by Nanyi Zhou 周南翼◎著

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

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  
和辛西娅·欧芝克小说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厦. 门. 大. 学. 英. 语. 语. 言. 文. 学. 博. 士. 文. 库

# *Toward a New Utopia:*

*A Study of the Novels  
by Saul Bellow, Bernard Malamud  
and Cynthia Ozick*

## 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

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  
和辛西娅·欧芝克小说研究

周南翼 著

by Nanyi Zhou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Xiamen,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辛西娅·  
欧芝克小说研究/周南翼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8  
(厦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文库)  
ISBN 7-5615-2317-3

I. 追… II. 周… III. 小说-文学研究-美国-现代-英文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51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mailto:xmup@public.xm.fj.cn)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215千字 印数:0001-1100册

定价:1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 序

今天,考博成了一种时尚。刚毕业的硕士想继续深造;在职的青年教师想在专业上更上一层楼。有些高校也鼓励他们攻博,以提高师资队伍素质。这些攻博的良好愿望都是可圈可点,值得鼓励的。新时代的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立志为社会多作贡献。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诚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的:“有理想的人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攻博的愿望,有了远大的理想,还要有勤奋实干的精神,付诸行动,持之以恒,才能将愿望变成现实。从读书和搞科研来看,攻博的确是个苦差事,要耐得住寂寞,要全身心投入。所以,前几年,考博的人相对较少,能坚持到底,拿到博士学位的,也为数不多。

周南翼同志 1998 年考取我的博士生。她在福建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到我校成人教育学院担任英语教师。攻博期间,她教书读书两不误,坐得下来,钻得进去,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她善于思考,勤于钻研,每门功课成绩优秀,科研能力迅速提高,曾在权威和核心刊物发表数篇论文,颇有创意。2001 年 4 月厦门大学 80 周年校庆时,全校评了 10 个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她是其中之一。她还译了一些文学作品,如与他人合译的《冬天里的尼克松》等。2001 年年底,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她以优异的成绩给三年多的攻博学习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周南翼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辛西娅·欧芝克小说研究》。作者选择了 3 位著名的美国犹太小说家及其作品,深入研究他们所属的第



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的经历,并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指出他们在批判美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弊病时,从他们前辈的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吸取了精华,构建了一种新的理想国。

本书就是在这篇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内容更充实,立论更完善。

犹太文学是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引起了全世界对犹太作家和犹太文学的关注和兴趣。20世纪50和60年代,尽管美国社会上存在反犹太主义,许多犹太作家仍然在非犹太读者中找到了知音。他们以纽约为中心迅速崛起,在美国文坛上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这些风格独特的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和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全国图书奖获得者伯纳德·马拉默德以及多产作家诺曼·梅勒和大器晚成的女作家辛西娅·欧芝克等。他们大多数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欧芝克略迟了一步,崛起于70年代,在后现代派小说中独树一帜。总之,美国犹太文学走过了艰难的岁月,终于成熟了。它一跃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的一支生力军。本书选择了索尔·贝娄、马拉默德和欧芝克作为美国犹太文学的代表作家来进行评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论著首先分析了1950年至1960年间第二代犹太移民与美国人在文化认同、宗教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社会结构上的同化进程,指出这些犹太作家虽然在小说中表现了犹太人的同化、身份和边缘性等问题,但同时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美国人,其次才是具有犹太传统的新一代,所以他们既关注犹太人的生存问题,又特别关注美国的社会问题。他们在作品中揭示的主题往往带有普遍意义,引起各阶层读者的广泛关注。索尔·贝娄等三位作家受到犹太文化的影响,在解读美国现实问题时具有强烈的受难意识,因此对于美国读者更有启迪作用。

其次,论著揭示了贝娄等三位犹太作家在小说中反映了欧洲犹太移民对于美国“希望之乡”的失望和绝望情绪。他们亲身感受到文

化的同化并不意味着反犹太主义的消失。少数有钱人控制了美国社会,造成精神的扭曲和社会的变态。犹太移民虽然勤劳苦干,但仍难以摆脱苦难的折磨。

其三,论著深入剖析了贝娄等三位作家在作品中从犹太传统的视角阐释了受难的问题。他们对受难作了各种不同的诠释,指出追求物质享受是犹太移民在美国同化过程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的表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受难问题与痛苦联系起来,说明痛苦源于人类的邪恶,而邪恶则出自人类无穷的私欲。它将摧毁个人和人类社会。

其四,论著通过研究贝娄等三位作家的小说,勾勒出他们所追寻的一个有别于传统意义的乌托邦的理想国,并将它与柏拉图、奥古斯丁和托马斯·莫尔等人的乌托邦思想和现代哲学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和佩恩的构想进行了比较,指出它的特点,即一方面从犹太传统中吸取对抗邪恶和抑制私欲的力量,加强道德教化,寻求有意义的人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美国主流文化中美国梦的活力,使人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走向完善。

论著强调指出:尽管以索尔·贝娄、马拉默德和欧扎克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移民作家所追寻的新的理想国,像各种各样的乌托邦思想一样,存在许多不现实的因素,却具有重大意义。它反映了第二代犹太移民乐观的态度,不懈的追求和顽强奋斗的精神,因而常常引起美国读者的共鸣。这些分析有理有据,客观公正,比较令人信服。

美国犹太文学在我国拥有大量读者。早在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久,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基·马茨历险记》和《赫佐格》、马拉默德的《店员》和《基辅怨》以及辛格、罗思等人的小说就陆续被译介到我国来,评论文章屡见于外国文学报刊。欧扎克成名较晚,她的小说《披巾》等近几年来也相继译成中文,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不过,系统地论述美国犹太文学的学术专著还不多见。周南翼同志从索尔·贝娄、马拉默德和欧扎克等三位著名犹太作家及其作品出发,联系美国犹太移民的历史背景,紧扣小说的文本分析,



剖析他们作品所揭示的不同主题,揭示他们对新的理想国的追寻,这是富有开拓性意义的。

美国犹太小说由于反映了犹太人被迫害的历史及其跟美国人同化的过程,受到世人的重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马拉默德于1986年谢世,索尔·贝娄已经89岁,而欧芝克也有70多岁了,但新一代犹太作家正在茁壮成长,美国犹太文学仍将不断往前发展,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博士论文的完成和通过,充满了说不尽的苦与乐。它的成功正是迈向学术高峰的新起点。《菜根谭》说得好:“一苦一乐相磨炼,练极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其知始真。”一个人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得来的幸福才能长久。在求知中只有不断质疑,反复论证得到的智慧,才是真才实学。写一论文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的知识积累,难的是一辈子奋斗不息,勇攀学术高峰。但愿周南翼同志将过去的成绩作为新的开端,虚怀若谷,焕发精神,与时俱进,以新的成果回报社会。是为序。

杨仁敬

2004年10月

于厦大敬贤楼



## 前言

# Foreword

美国犹太文学是美国文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美国犹太作家,尤其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发表小说的美国犹太作家,早已成为读者和文学批评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相继获得重要的全国乃至国际大奖,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为某个民族的人民写作,而是为所有现代人写作。他们描述了现代状况下普通人的受难、边缘状态、受害、异化和救赎。

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辛西娅·欧芝克是最值得瞩目的美国犹太作家。通过研究他们所属的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的经历和他们的小说,可以发现,他们在批判美国社会弊端的同时,从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吸取了精髓,以期建立一种新的理想国。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的同化进程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作为艺术家的美国犹太小说家。在文化上,美国犹太移民已经吸取了太量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准则,他们的犹太教信仰、犹太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已经降低至所谓的“象征性犹太教”。在社会结构上,多年的努力已经使多数美国犹太人上升到中层的阶级地位,因此他们在属性问题上的态度也有了重大变化,他们一般认为自己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具有犹太性;他们关注着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不过,他们更关注美国的社会问题。这对于美国犹太作家来说尤为如此。他们会表现一些与犹太人有关的主题,如同化、身份、边缘性等,但这些主题常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是涉及某个特定的种族。

贝娄、马拉默德和欧芝克是具有强烈犹太性的美国





人，他们关注着整个美国社会，但他们所受到的犹太文化影响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受难意识，这为他们在诠释美国现代社会的问题时，从原型的角度提供了启发。

这三位作家揭示，美国这个所谓的移民的“希望之乡”具有一定的虚幻性。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文化的同化并不能保证反犹主义能彻底消失，而反犹主义也只是美国社会诸多不平等现象中的一例。此外，整个美国社会越来越控制在有钱的少数人手里，多数人被社会机器所控制，个人被忽视，生命遭到贬抑。整个社会越来越陷入对金钱、名利的疯狂追逐，充满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缺乏精神追求。

贝娄、马拉默德和欧芝克又从犹太传统的角度阐释受难问题。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思想：痛苦与生俱来，人类受难是因为人类处于不可捉摸的神圣结构当中；受难有时可以理解为代人受过，有时可以理解为上帝对人类不信神却去崇拜偶像的惩罚。在贝娄和欧芝克的诠释中，追名逐利、沉湎于感官物质享受的生活就是偶像崇拜的表现，而这正是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

此外，这三位作家也相信，痛苦来源于人类的邪恶，而邪恶又源于毁灭性的人类欲望，如自我的无限膨胀和权欲熏心、对感官物质享受和名利的欲望等。马拉默德在《上帝的恩惠》中甚至假设，终有一天人类的邪恶会摧毁整个人类社会。

贝娄、马拉默德和欧芝克在小说中分析产生痛苦的种种力量时，展现了一种对理想社会的追寻，这种追寻，与柏拉图、奥古斯丁和托马斯·莫尔等的乌托邦思想和现代政治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又有着许多区别。哲学意义上的乌托邦，通常是指一个理想的国度，一个井然有序的地方，在社会、政治和道德等方面都达到完美状态。它包括国家或政府以及人民两个方面。早期的乌托邦思想比较注重对人的控制和约束，它往往制定种种规范，要求人们严格遵循这些规范。在现代政治哲学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和托马斯·佩恩等哲学家则对政府体系、机构和制度等提出了设想。

贝娄、马拉默德和欧芝克在他们的小说中否定了建立传统意义的理想国的可能性。因为在哲学家的乌托邦中，人们受到严格约束，没有自由选择的可能，缺乏个性，因此这种期望通过制定规范和强制人们遵循规范来达到社会完美状态的理想，是可欲而不可求的。



在这三位作家眼中,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体系是依据启蒙时代的伟大政治理想建立起来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人的腐败,从理论上说它本可以是目前最完善、最有利的政治体系。因此,关键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培养人的德行和素质出发改良社会。

一方面,他们从犹太传统中找到力量对抗邪恶和人的欲望的负面影响,相信受难具有教化人、救赎人的作用,受难经历能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品格,使整个社会不断改善,向理想状态发展。

他们的作品还表现出了对于犹太教中神的传统概念的全新阐释,表明人如果能把握有关神的这一内涵并以此作为生活的借鉴和向导,就可对抗邪恶,减少痛苦。在现代,神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统,而不是宗教信仰,它更多地意味着人生活中的道德力量,以及规范那些控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力量。这三位作家对于神的新阐释,正是基于犹太传统中对道德教化的强调,以促使人们更好地培养道德责任,加强精神追求,寻求平安、喜乐而有意义的人生。

另一方面,新的理想国是建立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美国梦的精髓上的。美国梦是移民心中美好的梦想,它既指诞生于美国的观念和理想,包含了自由,平等,保护人的生存权、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涵义,也意味着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获得成功——物质成功或得到别人的认可。但过分地注重物质成功已经使美国梦蒙上了消极的阴影,贝娄、马拉默德和欧芝克正是要挽救这个美好的梦想。

新的理想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终极目标。这种新的乌托邦思想是要通过对人的教化来改善社会状况,使人与社会不断进步,走向完善,因此比起哲学家的乌托邦主义来说,它给人以更多的自由选择和发展个性的机会。

乌托邦思想总有不现实的地方,这三位作家的新理想国也不例外。首先是他们对待民主体制的矛盾态度。他们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状况下所谓民主典范的虚幻性,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如果不是当权者的腐败,正义、平等、自由是可以真正实现的。其次,他们相信教育和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是相当漫长的过程,而改良主义思想在面临压迫、不平等和暴行等现实面前往往会显得软弱无力和过分理想化。此外,应当注意到,这些作家,无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无法处理好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尽管新的理想国存在缺陷,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三位作家承认现实与普遍价值和理想间存在距离,现实可以背离普遍价值和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他们相信人通过努力可以接近普遍价值的实现。新理想国的意义就在于它希望并相信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完善;尽管没有一个最终的完美状态,但它体现了一种乐观的观念、积极的奋斗和追求。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小说中表达出的这种对理想国的追寻精神却能与读者产生共鸣,发人深省,催人奋发。



# 目录

序	i
前言	v
<b>Introduction</b>	001
<b>Chapter One</b>	
<b>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b>	013
I. Immigration	014
II. The Allure of the Promised Land	016
III. Cultural Assimilation	028
IV. Structural and Marital Assimilation	033
V. Identity Issue: Jewish or American	037
<b>Chapter Two</b>	
<b>Spiritual Crisis</b>	044
I. Exile and Suffering in the Jewish History	044
II. Suffering in “the Promised Land”	051
III. Suffering as “the Chosen People”	066
IV. Suffering and Human Evil	085
V. Who does not Suffer	096
<b>Chapter Three</b>	
<b>In Search of a New Utopia</b>	104
I. Utopia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104
II. Fict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Philosophers' Utopia	110



III. Return to the Lost Eden of Jewish Morality	127
IV. Salvaging the American Dream	159
V. The Eternal Quest Theme	192
<b>Conclusion</b>	198
<b>Works Cited</b>	208
<b>Index</b>	216
<b>后记</b>	220



## Introduction

Problems often arise when it comes to labeling writers, which is least favored by writers themselves. The label of Jewish American writer/literature is a case in point. In speaking of Jewish American writers, the term is always used to refer to those American writers who come from Jewish families, show the influence of Jewish culture on them in their novels, and always have Jews as their protagonists, who,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ily much aware of their Jewish identity.

To be sure, for literary critics, such a label does not necessarily reduce the stature of or disregard the universal values in th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concerned. To categorize or to schematize simply point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some writers share and helps people better understand them by connecting the writers concerned and their works with their common social or family backgrounds. As H. A. Taine proves in *Philosophy of Art*, an artistic creation is not isolated, and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formation of and to understand a piece of art, an artist or a group of artists, it is beneficial to put the artistic work among all of the author's works, to connect the author and all the author's works with the group of artists and their works that appear in the sam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and to which the author belongs, and to associate the group and their works with their milieu.

Writers, however, tend to reject such labeling as parochializing and limiting. Saul Bellow always displays his doubts to it and

declares solemnly, “I have just written as Saul Bellow. I have never attempted to make myself Jewish. I’ve never tried to appeal to a community. I never thought of writing for Jews exclusively [...] I think of myself as a person of Jewish origin — American and Jewish — who has had a certain experience of life which is part Jewish”<sup>①</sup>. Bernard Malamud believes that the term of Jewish American writer is “schematic and reductive. If the scholar needs the term, he can have it, but it won’t be doing him any good if he limits his interpretation of a writer to fit a label he applies”<sup>②</sup>. Cynthia Ozick is also opposed to being called a Jewish American writer, because “Jewish writers, whatever language they write in, and whether they are in Israel or the various Diasporas, must be writers first, and then Jews; otherwise it may turn out that there is prose on Jewish themes. [...] But by and large, if you lead with Jewish themes, your fiction will falter and stutter into polemic, politics, tendentiousness”<sup>③</sup>. Malamud’s statement that “all men are Jews except they don’t know it” may point to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writers’ concerns, which surpass ethnicity to reach into the heart of every man and woman. If a student of literature can avoid limit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writers to fit a label and go beyond their particular ethnicity, a cautious attitude to the “Jewish American writers” can be attained and the underlying values of their works can be

---

① Ruth Miller, *Saul Bellow: A Biography of Imagin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43. Hereafter cited in text as Miller.

② Leslie Field, and Joyce Field, ed, *Bernard Malamu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5), 12. Hereafter cited in text as Field.

③ Susanne Klingenstein, “In Life I am not Free: The Writer Cynthia Ozick and Her Jewish Obligations”, In *Daughters of Valor: 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Women Writers*, ed. Jay L. Halio and Ben Siegel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7), 49.



discovered.

The achievements of Jewish American writers i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cannot be brushed aside easily. Jewish literature appeared on the American landscape as early as the 1880s when large numbers of Jewish immigrants stepped on American soil. At first, it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Yiddish literature, which did not prosper and mature until after World War I and declined in the 1940s. The importance of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rose with the Jewish writers who wrote in English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Such figures as Mary Antin, Abraham Cahan, Anzia Yeziarska, Isaac Rosenfeld, Meyer Levin, Michael Gold, Samuel Ornitz and Henry Roth appeared and began to attract social attention. But they did not enter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received only limited critical attention except within the realm of American Jewish writing. It was in the 1950s whe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came to prosperity and was widely acclaimed. Jewish American writers became widely read, won recognition and carried off important national literary prizes, among whom are Bernard Malamud, Philip Roth, Cynthia Ozick, Chaim Potok and Ronald Sukenick. There are even two Nobel Prize winners for literature, Saul Bellow and I. B. Singer. People are simply amazed at what the American writers coming from this ethnic group can achieve. What's more important, these writers of Jewish ethnicity write in America for all of humanity in modern life. They write of the everyday man and woman. They depict people's suffering, marginality, victimization, alienation, redemption, and messianism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This comes back to what one should bear in mind before one jumps to use the much debated term of "Jewish American writers": the Jewishness in their works "was not to be viewed as a special world of experience, but as a quality that informs all of modern life. 'The Jew expresses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itself' [...]" Or as Saul Bellow argued, "[...] Jewish pain



has fundamentally the same meaning as does pain for everyone. ‘Jewish suffering does not drive us from human nature’” (Miller 40-41).

The group of Jewish American writers who wrote between the 1950s and the 1980s have different things on their minds and in their works from those who publishe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although the two groups still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Those who publishe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were much influenced by their experiences as Jewish immigrants in America so that their works reflect immigrant experiences and state of mind. Some of these people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mmigrants, such as Mary Antin, Abraham Cahan, and Anzia Yeziarska; others were American-born of parents who were immigrants, such as Henry Roth. Despite this difference, most of them were linked to a past in the “old country”, mostly in Eastern Europe, had experienced poverty, the struggle of life and anti-Semitism in the metropolitan ghetto in “the new world” of America. They had witnessed and undergone the painful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into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culture<sup>①</sup>, which caused family tensions and religious and moral ambiguity. Such themes as the attraction of the Gentile world, the loss and nostalgia of an old culture, the tension between Orthodox Jewish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WASP culture, the reflection on the forming of a new self and on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a change of identity, and the status of cultural marginality are reflected in their works and characterize the concerns of the Jewish American fiction of this period.

---

① “The dominant American culture” or “the core/host culture” used to be more widely used. But since “the dominant culture” sounds of prejudice against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now assertive of their ethnic identities, the word “mainstream” is now adopted to make it less offensive to sensitive ears.

